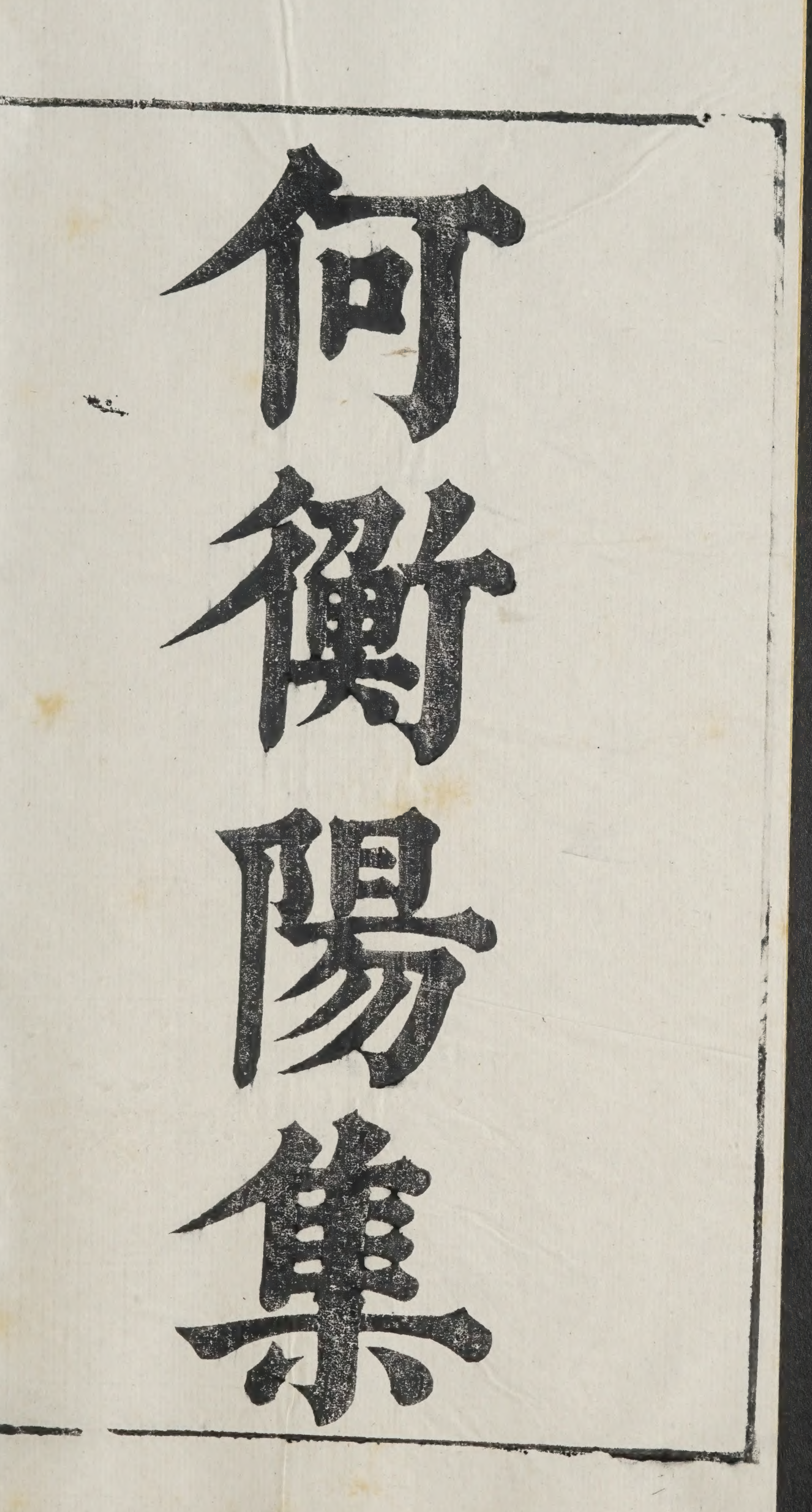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四十八冊

宋 何衡陽



何衡陽集

何衡陽集題詞

謝晦起兵拒宋文東海何承天爲晝計謀造表檄晦敗自歸徼恩全宥復賦性剛褊侮慢同列天子諮訪疑義輒戒使者善候顏色恐逢彼怒斯人竟得老壽亦幸耳禮論三百卷久亡

不傳今所存者僅有安邊論宋書稱爲博而且篤晉世郭欽江統疏論徙戎顯名方策此亦其支流也歷數最精大略微見于表奏猶恨未全雜議出刑入禮原諸忠恕爲漢廷平或所優乎達性論申權教析報應與顏光

祿宗居士反覆送難皆儒者中正之
言王道蕩蕩姬釋無殊何必別門建
旌劉項博戰也鼓吹鐃歌十五篇造
于晉義熙時家居私撰上升樂志遂
能前抗韋昭木瓜賦心澹泊則郭璞
蚍蜉類耳仰思周天旁辨威斗當日

閎覽博物卒未或先東海云

婁東張溥題

宋何衡陽集目錄

何衡陽集目錄終

宋何衡陽集卷全

宋　東海何承天　著

明　太倉張　溥　閱

賦

木瓜賦

美中州之嘉樹、表閒冶之麗姿、結靈根以誕秀、傾朝日以揚輝、擢叢柯之冉冉、布翠葉而蕤葳、惟茲木之在林、亦超類而獨劭、方朝華而繁實、比沙棠而有耀、當大厦之方隆、愧惟榦之纖撓、

豈隱樸以幸全。固呈才而不效。離用衆而獲寍。永端已以厲操。顧佳人之予投。思同歸以託好。顧衛風之攸珍。雖瓊琚而匪報。

表

上歷新法表

臣授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歷數躭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亡舅故秘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旣往七曜歷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疎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

若之典周易明治歷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歷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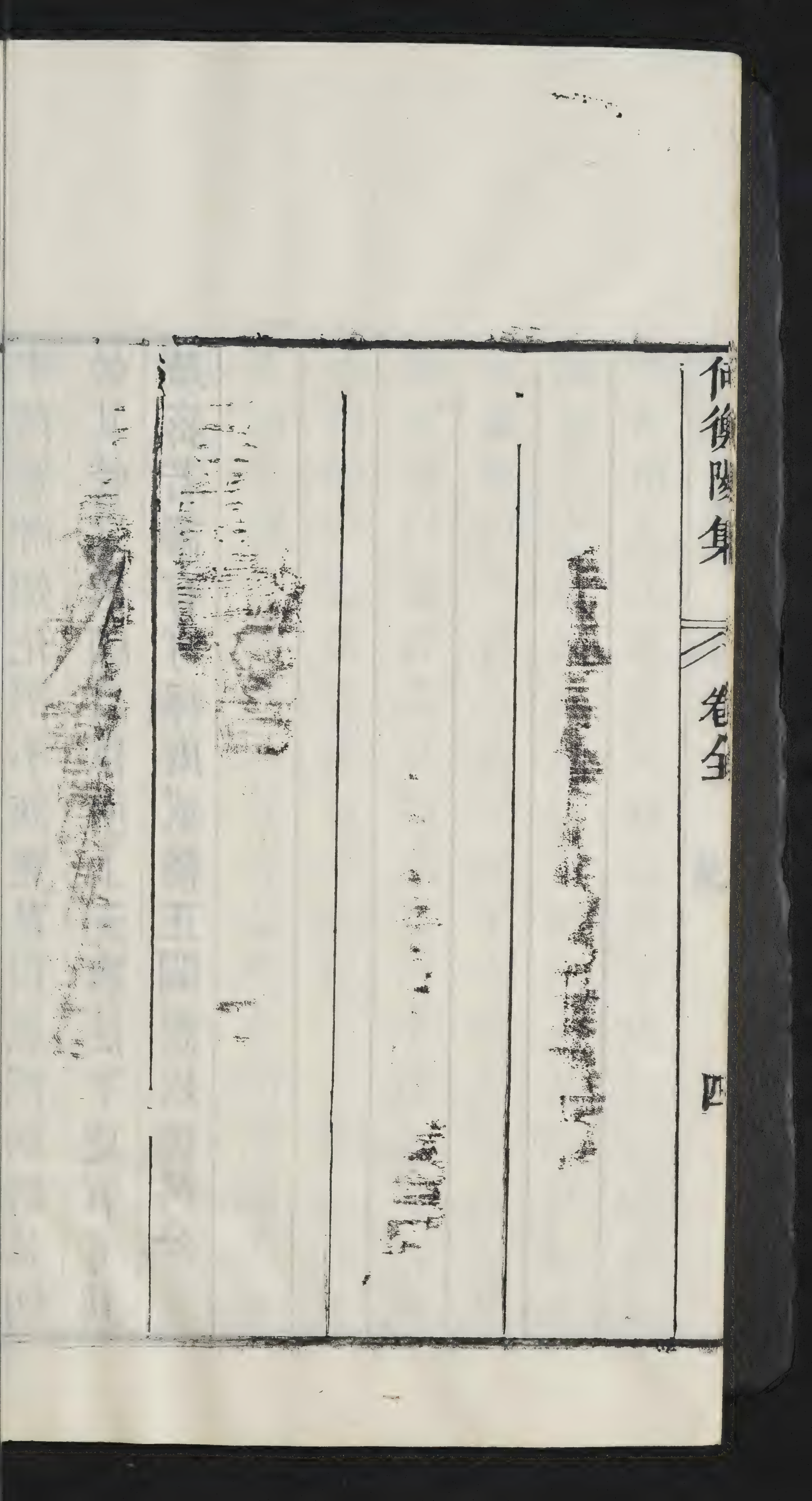
法同在斗三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筭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

悟即用之上歷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歷數皆未能竝巳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歷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為度法七十五為室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歷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藉探妙旨於

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

效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

疏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



議

歷議

夫歷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爲㣲也是以多歷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爲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爲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

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歷。幾乎不知而妄言歟。

陳滿罪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尹嘉罪議

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

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毋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隷。誠非罰疑從輕。寔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態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

薄代公等補兵議

尋判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刦、若其叔尚存、

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刼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竝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繇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

孔邈名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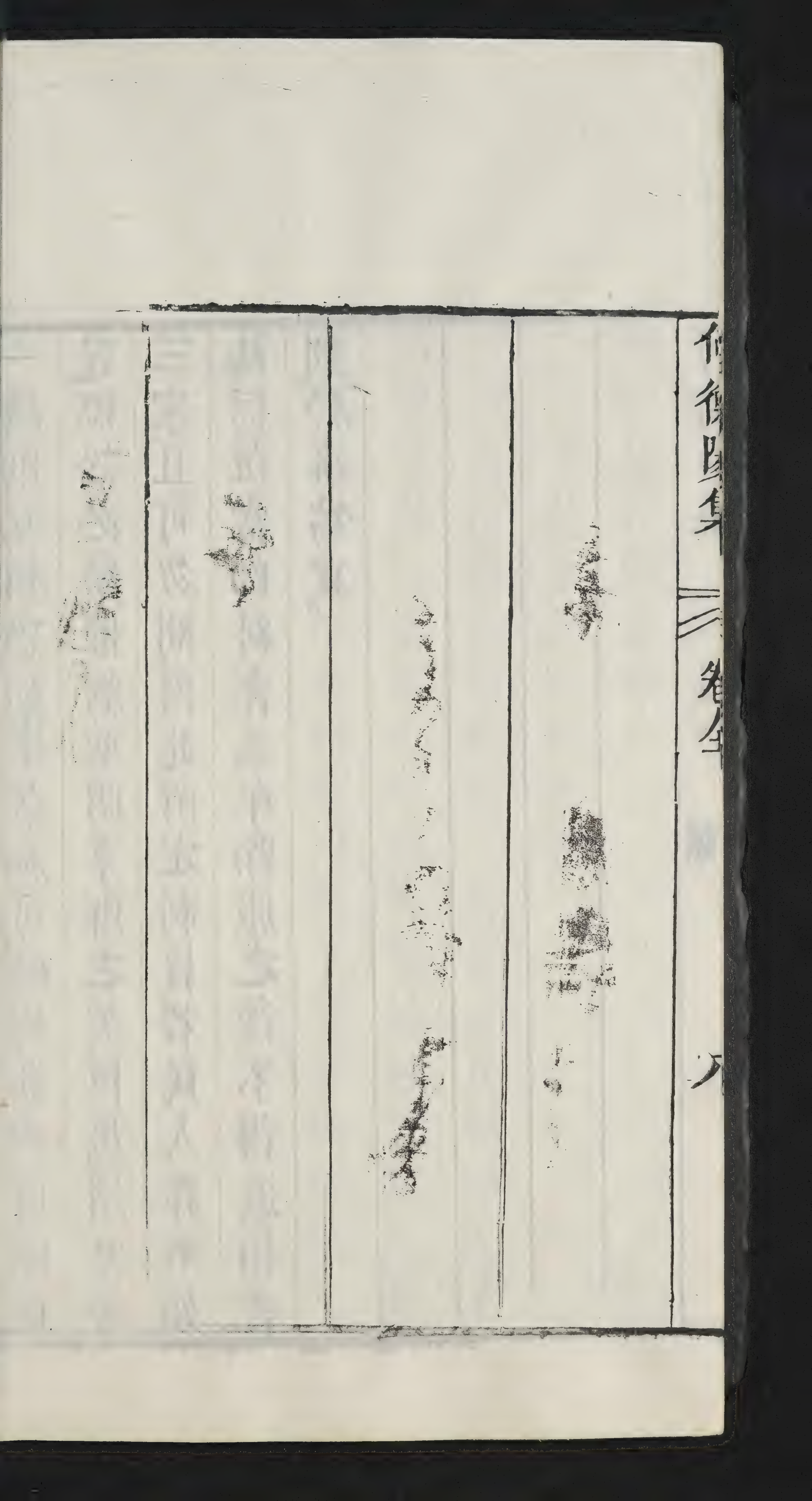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爾奏事一御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

嫌細忌。皆應蕩除。

丁况等久喪不葬議

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年中葬、輙無棺櫬、實錄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爾、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親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錄鄰曲分爭。以與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

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亨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科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



奏

請改漏刻奏

上尚書今既改用元嘉歷刻漏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歷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删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

議公主服毋奏

元嘉二十三年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部叔敬白衣領職餘如奏

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毋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履、期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期服爲允、其博士庾遂之

顏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惔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巳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修議亡廣德三王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怙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

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於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好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

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此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繇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詶答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怙辭雖理屈事窮猶聞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之諸

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燧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庾遂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旣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叔敬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

以見事竝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雖
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達十日之限、
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
固五年、



論

上安邊論 有表

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兖天慈降鑑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楊旍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輿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

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爲念大宋啟祚兩燿靈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欵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遠振圖獸必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搆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極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廣或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

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謀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
漠之外胡敵掔附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
當繇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
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
故昧於小利且自矜後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
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
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
能究言若追蹤衞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
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

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羸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繦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挍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兵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

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
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
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
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
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
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
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
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
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

許果亡相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伕良守疆其田土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

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踦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釁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眛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美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

巳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狀。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撫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近就遠。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

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三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衞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

長吏爲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噪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撿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

繇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辨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繇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繇有數深用走卒其邦自

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幷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蓺因

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閒衕墉墍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使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實田蠶之暇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

於優復隊伍。坐食廪糧者。不可同年而較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旣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盼上嚴立關候。杜廢閒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

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徵徹敵之要也。

達性論

夫兩儀旣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制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

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王
燭揚輝、九穀彌豐、陸產水育、酸鹹百品、備其膳
産、棟宇舟車、錯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
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
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
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
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
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慇懃。
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蠉蠕。並為眾生哉。

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候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祀孔釣不網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巳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

事焉矣

論王蕃渾天體

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繇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

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徑天之數蕃說近之。

又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六十五彊卽天經也黃道衺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彊則居天四維之

中最高處也卽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論祠武帝於建始殿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論立諸葛亮廟

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爲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挍尉習隆中

書侍郎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
伯之美、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
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以來、小善小
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
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
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百姓
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
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
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
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
屬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
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之、

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

論施頭

戰國竝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

論郊祀不設樂

世咸傳吳朝無雅樂、案孫皓迎父喪明陵、唯云倡伎晝夜不息、則無金石登歌可知矣、

又

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爲宗廟登歌也、

問

報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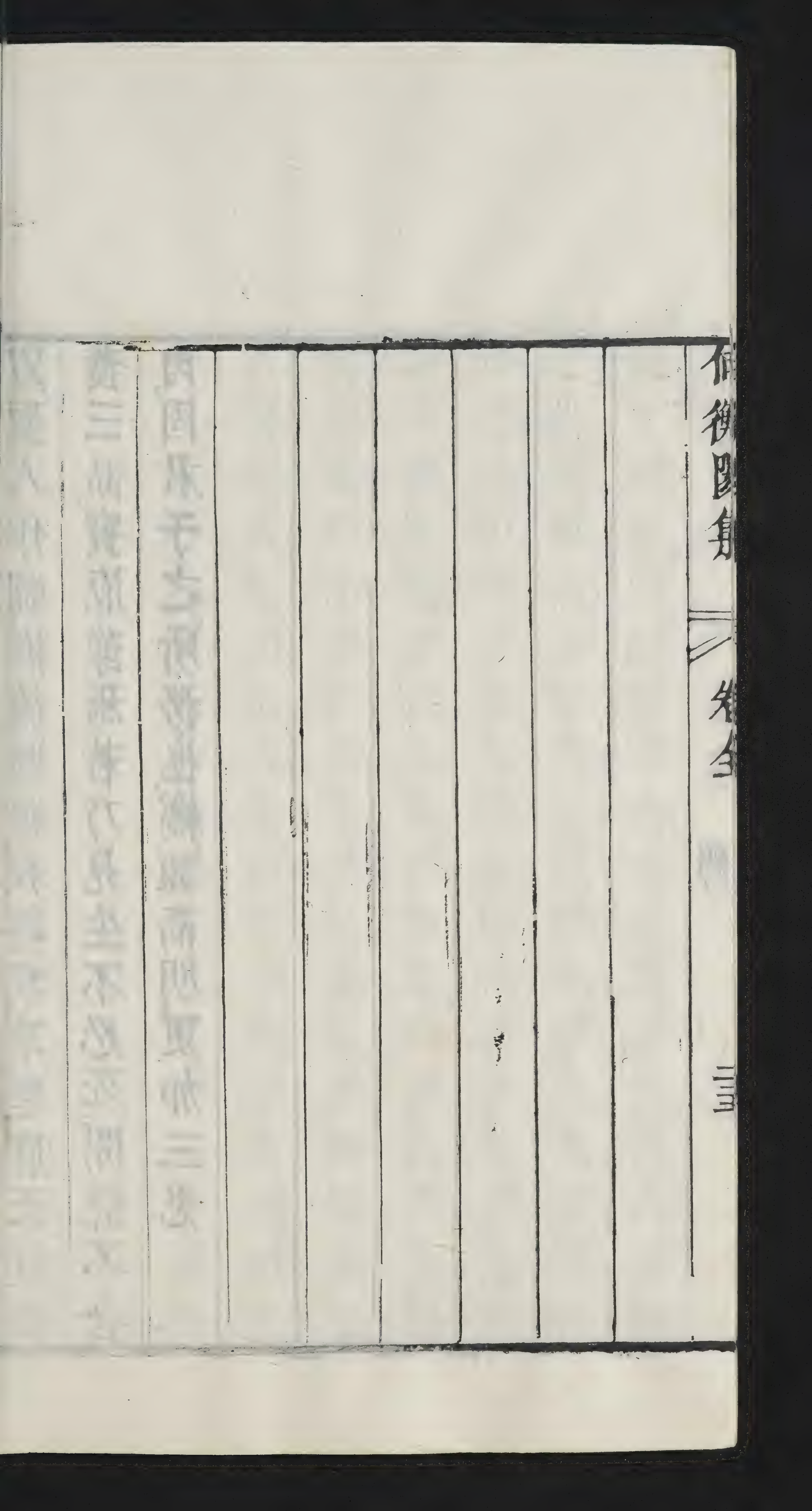
西方說報應。其枝末雖明。而卽本常昧。其言奢而寡要。其譬迂而無徵。乖背五經。故見棄於先聖。誘掖近情。故得信於季俗。夫欲知日月之行。故假察於璇璣。將申幽冥之信。宜取符於見事。故鑑燧懸而水火降。雨宿離而風雲作。斯皆遠數近驗。幽以顯著者也。夫鵝之為禽。浮清池。咀春草。衆生蠢動。弗之犯也。而庖人執焉。鼓有得

兎刀俎者、燕飄翔求食、唯飛蟲是甘、而人皆愛之、雖巢幕而不懼、非直鵝燕也羣生萬有往往如之、是知殺生者無惡報、爲福者無善應、所以爲訓者如彼、所以示世者如此、余甚惑之、若謂燕非蟲不甘故罪所不及民食芻豢奚獨嬰辜若謂禽豕無知而人識經教斯則未有經教之時畋漁網罟亦無罪也無故以科法入中國乃所以爲民陷穽也彼仁人者豈其然哉故余謂佛經但是假設權教勸人爲善耳無關實叙是

以聖人作制。推德翳物。我將我享。寔膺天祐。固

獲三品。賓庖豫焉。若乃見生不忍死。聞聲不食

肉。固君子之所務也。竊顒高明。更加三思



書

答顏永嘉書 南藏備 顏光祿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已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遵厥塗、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侍爲其然、夫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

牛山之木，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汩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既已聞命，獨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顔下，麗宼喬札上，附企望不倦，以袪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於不

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圖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憏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剎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已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已不殺。取足市鄽。故是遠庖厨。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游魂爲變發揚悽愴。亦於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

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侯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恒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徵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刲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夾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此施非

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恒心久而不化內慚璩子未暇有所諳也何承天白

重答顏永嘉書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旣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鷗以託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贍夫良玉時玷賤夫指其瑕望舒抱魂野人晛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巳復進請益之問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

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之量耻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賾之旨高下無準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

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名器。愼其所假。遂令惠人絜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彼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旣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

修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為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剉剡為稟和㶑瀹為翼善夫禋瘞蒯栗宗社三牲膮膷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侯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宜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

定。壽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求
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
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
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或格。
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
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
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
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
曾不析以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

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以救、善亟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修短有度。制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守。未根慘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輊。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傅愛。慎及涸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竝日月。化闢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扃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

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厨。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知。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遷賢忘報在情既少。孰能遷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欲仁之疇。濵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寔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

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追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介茲萬年處者弘日親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年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其身

殺鷄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來世生皆當年之眞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竝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與宗居士論釋慧琳白黑論書 卽均善論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

其大豈以萬刦爲奢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
治城慧琳道人作白黒論乃爲衆僧所排擯賴
蒙値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既作比丘乃不
應明此白徒亦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
長者吾若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白

又答宗居士書　首句何承天下當有白字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
以爲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
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

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别家雜以道墨慈悲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已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諸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尚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末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陰羅帳之蓋幷彌鐙之座滑干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

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
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
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寍當緘默而無
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
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
人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
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有獨傳又云心
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
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上

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
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
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
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諦無諦此唱居然甚
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
之時豈不常必有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
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必有空之
實然則即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
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

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憒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

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
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
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
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
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
竟無明於眞智終年疲役而不知所歸豈不哀
哉又云內懷虔仰故拜禮悔罪達夫無常故情
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
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遵戒以洗悔未

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尚以祈利忘天屬以要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誠能餐仰則躭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麁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

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來耶。何患其不至。答曰。謂麁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寞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希望就日損。雖云西行。去郢滋遠。如之何又云

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眞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物理、使燒祝髮膚、絕其牉合、以盡傷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秉氣清和含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强、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徵暴之戒、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婬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

春田不圍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釣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豚魚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

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婬法之罰述黼宰之問爲勸化之本演烹蕎之答明來生之驗祛服肝衡而矜斯說者其處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闍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

比丘後足下既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邪若琳比

巨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眞僞。殊不肯息經護師。崇飾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輿公論云竺法獲之淵遠。于法蘭之純博。足下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笮融之賙行饉。寧復有清眞風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尋稱情立教之制知來生之爲奢寃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承天白

重答宗居士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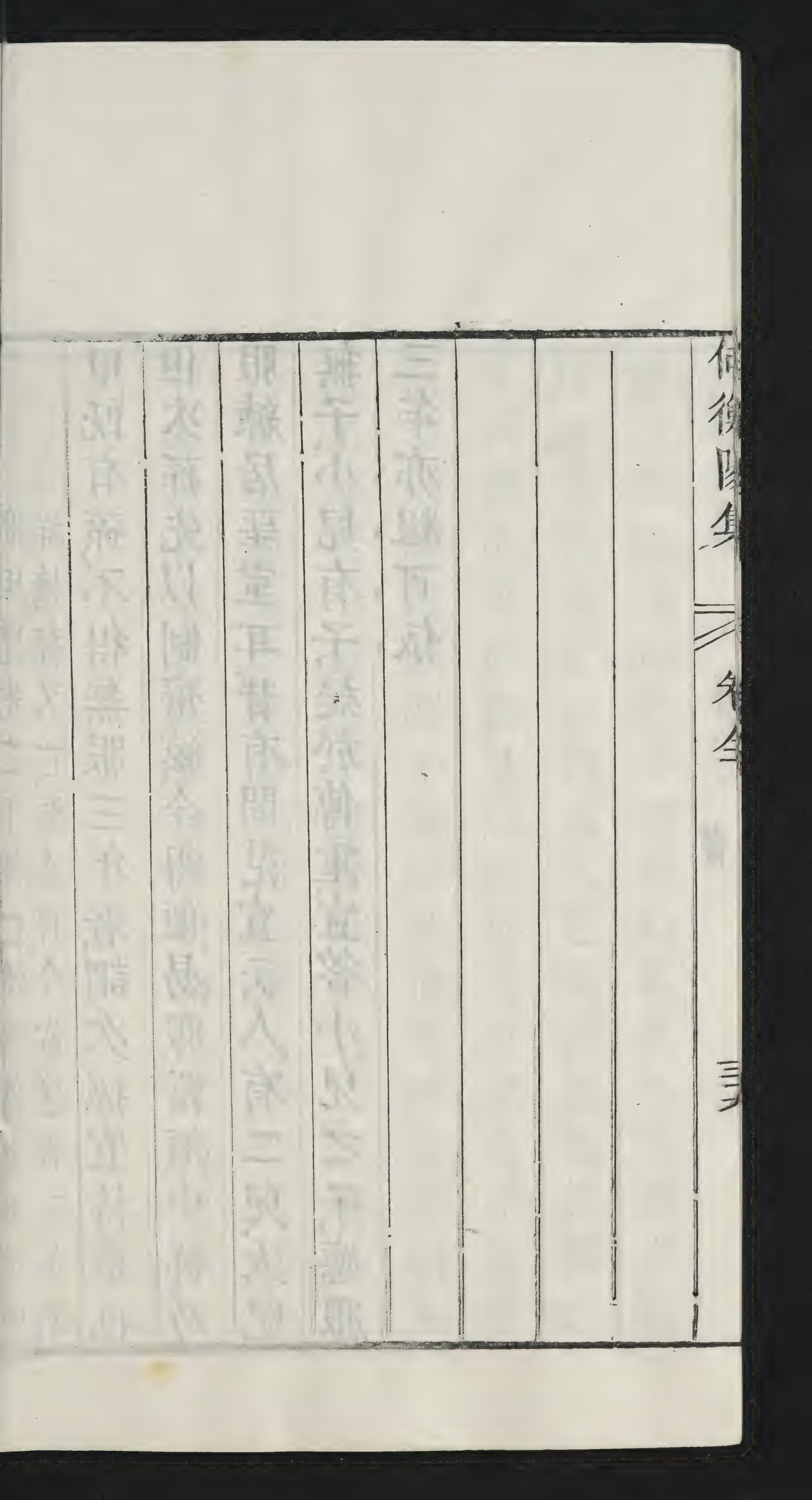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况弱士乎。證譬堅明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

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爲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令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懷、夫明天地之性者。不致惑于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繇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代面、何承天白

答江氏問

問甲兒先亡、甲後亡、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

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



頌

上白鳩頌有表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

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立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酆宮之雀，徽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員神降祥，方祇薦祐，休珍雜沓，景瑞畢臻，去

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暉洞照、宇宙開朗、徽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瑋於運衡、榮光圖靈於河紀、蔑以尚茲、臣不量卑情、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自翫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

三極協情、五靈會一、理感冥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先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

榮光播慶、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龍表粹、離穗合柯、翩翩者鵻、亦皎其暉、理翮台頷、楊鮮帝畿、闕四字匪德莫歸、暮從儀鳳、棲閣麐闈、烝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贍、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虞、爰逢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久潄甘露、思樂靈基、不遐有固、

社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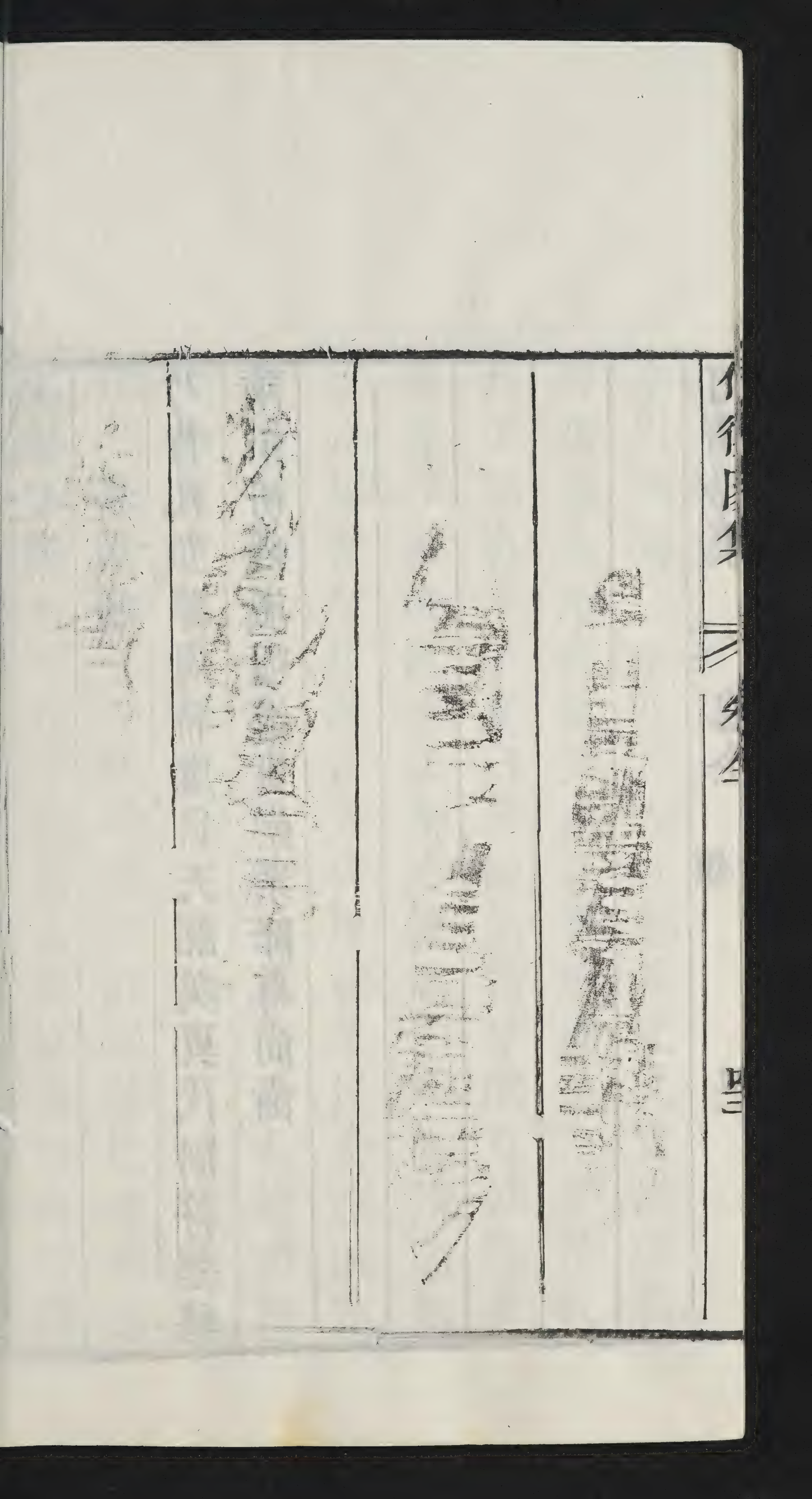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大社、聊爲此文、實惟陰祇、稷爲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寔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唐堯救災、決河流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勳庸、勳庸伊何、厚載生民、倉廩旣寔、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峨峨二社、剖榦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旣絜、嘉薦惟馨、乃家乃國、

是奉是尊

釋奠頌

乃昔孔顏夢周希虞自天錫美異代同符經修

講治研幾識理道貴崇業降尊尚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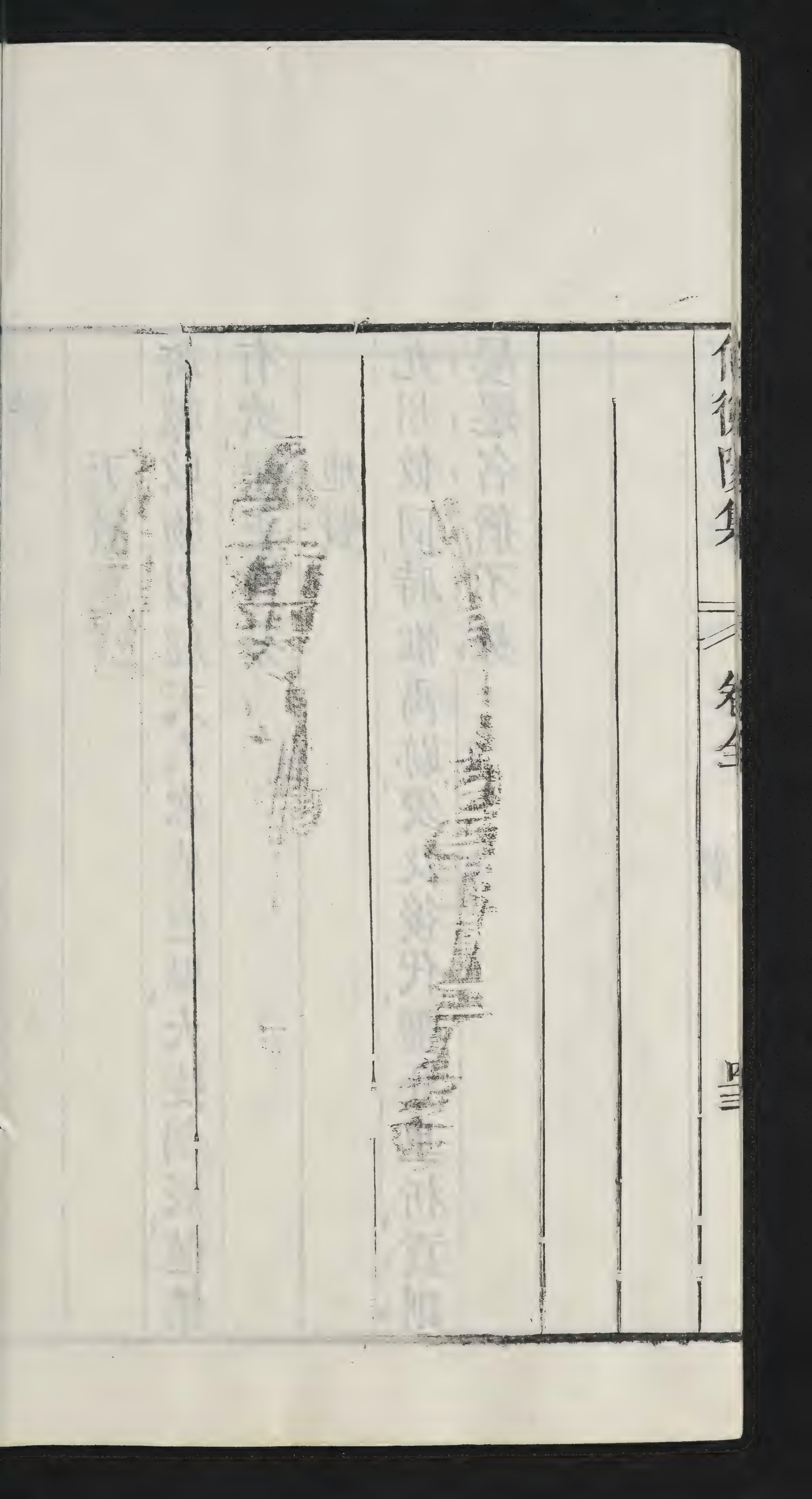
贊

天贊

軒轅攷物以經天人容成造歷大撓創辰龍集有次星紀乃分

地贊

九州攸同時惟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名猶不易



詩

鼓吹鐃歌十五首 有序

宋書樂志曰、鼓吹鐃歌十五篇何承天晉義熙中私造、

聲音抑揚。精妙瑰瑋。世亦不易言也。

朱路篇

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玄牡飾樊纓、流旌拂飛霞、雄戟闢曠途、班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我奏鐃歌、清鞞驚短簫、朗鼓節鳴笳、人心惟愷豫、茲音亮且和、輕風起紅塵、渟瀾發微波、逸韻

騰天路，積響結城阿，仁聲被八表，威震振九遐，嗟嗟介胄士，勗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袞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幼主既悟，偃禾復，偃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握髮吐餐，下羣士，惟我君，繼伊周，親覩盛世，復何求，

雍離篇

雍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二凶不量德、搆難稱其兵、王人銜朝命、正辭糾不庭、上宰宣九伐、萬里舉長旌、樓船掩江濆、駟介飛重英、歸德戒後夫、賈勇尚先鳴、逆徒既不濟、愚智亦相傾、霜鋒未及染、鄢郢忽已清、西川無潛鱗、北渚有奔鯨、凌威致天府、一戰夷三城、江漢被美化、宇宙歌太平、惟我東郡民、曾是深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衝黃塵、丹旌電烻鼓雷震、勍敵猛戎馬殷、橫陣亘野若屯雲、仗大順應三靈、義之所感士忘生、長劍擊、繁弱鳴、飛鏑炫晃亂奔星、虎騎躍、華眊旋、朱火延起騰飛烟、驍雄斬高旗搴長角、浮、吽、響、清、天、夷羣寇殪逆徒、餘黎霑惠詠來蘇、奏愷樂歸皇都、班爵獻俘邦國娛、

巫山高篇

巫山高、三峽峻、青壁千尋、深谷萬仞、崇巖冠靈林冥冥、山禽夜響、晨猿相和鳴、洪、波、迅、澓、載、逝、

載停悽悽商旅之客懷苦情在昔陽九皇綱微李氏竊命宣武耀靈威蠢爾逆縱復踐亂機王旅薄伐傳首來至京師古之為國惟德是貴力戰而虐民鮮不顛墜剏乃叛戾伊胡能遂咨爾巴子無放肆

上陵者篇

上陵者相追攀被服纖麗振綺紈攜童幼升崇巒南望城闕鬱盤桓王公第通衢端高甍華屋列朱軒臨濬谷掇秋蘭士女悠奕映隰原指營

巨感牛山爽鳩既沒景君歎嗟歲聿逝不還志氣衰沮亡鬢斑野莽宿墳土乾顧此纍纍中心酸生死亦何怨取樂今日展情歡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榮枯換霜霧交緩春帶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溫克樂林濠士失志慍情勞思旨酒寄遊遨敗德人甘醇醪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厲哇謳形傞傞聲號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夭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

匪酒辜孰爲殃、

君馬篇

君馬麗且閑、揚鑣騰逸姿、駿足躡流景。高步追輕飛。冉冉六轡柔、奕奕金華暉、輕霄翼羽蓋、長風靡淑旂、願爲范氏驅、雝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鈆陵策良駟。造父爲之悲。不怨吳坂峻。但恨伯樂稀。赦彼岐山盜。實濟韓原師。奈何漢魏主。縱情營所私。疲民甘藜藿、廐馬患盈肥、人畜皆厥養、蒼生將焉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豐隆正徘徊、翠頴淩冬秀、紅葩迎春開、佳人閒幽室、惠心婉以諧、蘭房掩綺幌、綠草被長階、日夕遊雲際、歸禽命同棲、皓月盈素景、涼風拂中閨、哀絃理虛堂、要妙清且凄、嘯歌流激楚、傷此碩人懷、梁塵集丹帷、微飈揚羅袿、豈怨嘉時暮、徒惜良願乖、

有所思篇

有所思、思昔人、曾閔二子、善養親、和顏色、奉昏

晨至誠烝烝通明神鄒孟軻爲齊卿稱我身受
祿。不貪榮。道不用。獨擁楹。三徙旣辭禮義明飛
鳥集猛獸附功成事畢乃更聚衰我生遘凶閔
幼羅荼酷備艱辛慈顏絕見無因長懷永思託
丘墳

雉子遊原澤篇

雉子遊原澤幼懷耿介心飲啄雖勤苦不顧棲
園林古有避世士抗志青霄岑浩然寄卜肆揮
棹通川陰逍遙風塵外散髮撫鳴琴卿相非所

聘、何況於千金、功名豈不美、寵辱亦相尋、冰炭結六府、憂虞纏胸襟、當世須大度。量巳不克任。三復泉流誡。自警良巳深。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景緣直表。大化揚仁風、齊人猶偃草、聖王既巳沒、誰能弘至道、開春湛柔露、代終肅嚴霜、承平貴孔孟。正弊侯申商。孝公明賞罰、六世猶克昌、李斯肆濫刑、秦民所以亡、漢宣隆中興、魏祖寧三方、

譬彼鍼與石、效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詎央、琴瑟時未調、改絃當更張、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攜列子、超帝鄉、雲衣雨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瑤臺、清暉浮景、溢蓬萊、濟西海、濯洧盤、佇立雲嶽、結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願言桑梓、思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頽窈冥、辭仙族、歸人羣、懷忠抱義、奉明

君任窮達，隨所遭，何為遠想令心勞。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肅駕候良辰，近命城郭友，具爾惟懿親，高門啟雙闈，長筵列嘉賓，中唐舞八佾，三廂羅樂人，簫管激悲音，羽毛揚華文，金石響高宇，絃歌動梁塵，修標多巧捷，丸劍亦入神，遷善自雅調，成化繇清均，主人垂隆慶，羣士樂亡身，願我聖明君，遐期保萬春。

石流篇

石上流水、湔湔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
逝者、歲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
載勞寤寐、遘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長勤
是嬰、永言沒世、悼玆無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
綏帶安寢。亦又何愠。古之爲仁。自求諸已。虛情
遥慕。終於徒已。

本傳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五歲喪父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宋武起義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爲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徵罰可也。宋臺建爲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

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爲性剛愎不能屈意

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可勿問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

顏延之同爲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

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嘗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郎已容受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

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各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并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

宋何衡陽集終



